

提香色是一种什么色

肖复兴

自古出名的画家有两种,一种爱钱甚于艺术,一种爱艺术甚于钱。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画家提香,属于前者。起码在当时的画家中,没有比提香更嗜钱的了。钱,是他的信仰,那时候的人们,不客气地批评他是一个不信教的教士,是一个不愿意祈祷的人。

不像梵高等画家的生前潦倒,提香在世时就已富可敌国。他为罗马帝国查理五世画一幅肖像的收入,就买下了威尼斯一座亲水豪宅。因得帝王宠爱,他的人生也开了挂,找他来画肖像的王公贵族络绎不绝。

按理说,他并不缺钱。但是,仅靠卖画赚钱,他还不满足,还要挤进政府部门担任一个职务。他在威尼斯海关

担任职务,薪金一分不少,少年年拿,却一天班

也没有上。他与海

关的交换条件是,为市政大

厅画一幅壁

画。可是,21年过去了,提香也

没有画上一

笔。一直到海关命令他必须赶

紧完成壁画,否则,不再让他吃

空饷。

此时的提香,虽然已腰缠万贯,还是舍不得让这笔薪金旁落。他为市政大厅画了一幅壁画,这便是他的名作《卡多莱之战》。这是一个史诗性的历史题材,被提香处理得惊心动魄,为世人所惊叹。作为威尼斯画派的领军人物,提香有这样的本事。无论宗教题材还是历史题材,或是世俗题材,他都能够处理得心应手。正因为有这样的本事,让他赚得盆满钵溢,但他并不满足,只要有一分钱的进项,他依然会伸手握住那支胜过千军万马的画笔。

80多岁的提香还在精力充沛地不断接活儿。威尼斯,乃至整个意大利的贵妇,都慕名而来,一掷千金地请提香为她们画像。那个时期,上自国王王后,下至王公贵妇,都喜欢画家为之画像。提香将这些人的心思揣摩得透透的,为了多赚钱,在画像时,他会巧妙地把他们画得好看一些,年轻一些,摆客厅里,光彩照人。

对于提香来说,这不是什么难事。他在为西班牙的菲利普国王画像时,特意把这个长得矮小丑陋的国王画得英俊一些,画像画好,连菲利普的未婚妻都觉得画得比本人好看,还以揶揄的口吻风趣地说:尽管我无法容忍这个人,但我喜欢这幅肖像画。

晚年的提香爱用一种金橙色来为这些贵妇的画像增添光彩。这是提香创造的一种能够点石成金的神奇色彩。后来,人们称这种漂亮的色彩为“提香色”。提香色,当时为那些贵妇的脸上增添了不少笑容,也为提香的钱袋增添了不少金币。提香色,可以让艺术降格,让艺术趋奉权势,臣服金钱。在提香那里,提香色,其实就是金钱闪烁之色。

关于提香,最搞笑的事情,发生在她临终前。1575年,一场瘟疫席卷威尼斯,城内死亡者成千上万,垂垂老矣的提香自知命危且夕,便开始着手安排后事。首先想的是应该先找好墓地。他居然突发奇想,找到一个教堂提出条件,如果教堂能够免费提供一块墓地,就给它一幅宗教题材的油画。教堂同意了他的这个条件。他为教堂画了一幅圣母抱着死去的耶稣的油画,这就是有名的《圣母哀悼耶稣》。画完之后,提香又去讨价还价,想多要一点儿土地。教堂牧师看着这个风烛残年的老头儿还在锱铢必较,不知是出于敬重,还是不愿意再跟他纠缠,又多给了他一点儿土地。

提香心满意足了。这成了他人生最后一笔交易。

第二年,瘟疫卷土重来,威尼斯全城人死了一半。这其中就有声名显赫腰缠万贯的提香。他躺在为自己多要了一点儿土地的墓地里,可以心安理得地舒展一下腰身了。只是墓地里再没有了耀眼的提香色。

读书

读书助我轻舟行

段锡民

周末的上午,细雨沙沙。我撑着红雨伞来到了位于小城西部的龙山社区书屋。推开门,一股熟悉的书卷气扑面而来。因为下雨,书屋里人不多,只有一名女孩在书橱前浏览,一名白发老人戴着眼镜伏案读着一本杂志。我向坐在角落里的管理员点点头后转向书架。我想借阅曹文轩的作品,那纯美的《草房子》《青铜葵花》……可扫视一番却没找到,也许书屋没购进,也许被人捷足先登借走了。正准备咨询管理员时,目光瞥见了一本旧书,发黄的书脊挤在整齐排列的书本中格外醒目。我伸手抽出书,眼睛倏地被点亮了:这是一本老版的《青春之歌》。打量着熟悉的封面,翻开泛黄的书页,激动之情涌上心头:这是我少年时最早接触的文学书籍啊!捧着它就像拉住了多年未见好友的手,就连泛出的油墨味也变得芬芳起来。

这本书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,关于书的记忆喷涌而出——

读书,是我50多年生活经历中重要的组成部分。书籍的神奇魔力伴随着我命运之舟的整个航程。

1975年,刚刚15岁的我中学毕业,成了地道的农民。九年的读书岁月并没使我积累多少文化知识,村里更找不到任何跟文化沾边的东西,环境似乎已注定我的命运小船只能在几近干涸的河道里打转了。然而生活中总是有奇迹发生,有一天翻腾家里的陈年杂物时,我竟从一口破木箱里找

到了一叠书籍,其中有《青春之歌》《林海雪原》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等小说和一本《中国共产党历史简编》。这些书是父亲退休时带回的。父母见我捧书偷看只叹气却没阻止。接下来的日子变得天蓝地阔,我的视野里五彩斑斓。我在劳动之余津津有味地抱着这些书本轮番“啃”上一遍又一遍。这些书给我打开了一扇扇通往外面世界的窗子:战争、剿匪、地下工作,不同时期的革命斗争故事;江姐、春玲、杨子荣,一个个催人上进的英雄形象。他们顽强生活为理想献身的精神、有血有肉的形象描写开阔了我的视野,给了我的文学艺术的熏陶。一遍遍反复阅读也锻炼了我的语感;认字、积累词语、造词造句,我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也不知不觉地增强了。正因如此,高

考恢复时,我顺利地考取了高等专科师范学校。

师专毕业后,我被分配到一所偏僻的农村学校当教师。同事推荐我阅读了《爱的教育》。小说中那质朴深厚的情感、浓郁的爱的氛围感染了我,平抑了我驿动的心。之后我陆续读了陶行知的著作和苏霍姆林斯基《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》《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》等书籍。“千教万教教人求真,千学万学学做真人”,教育大家的教诲和播撒大爱的实践感染了我,使我认识到教育是富于创造性的艺术,是值得付出青春的事业,从而坚定了我做一名教师的决心。若想当一名好教师,急需“恶补”。于是我课余时间都“泡”在学校图书室里,阅读了能找到的所有中外知名教育家的传记和代表性著作,又系统地学习了教育管理理论,并坚持学以致用。

作为语文教师,我30多年来形成了常年坚持阅读文学作品的习惯,从古今名著到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,从书店买到图书馆、书屋借阅再到网络阅读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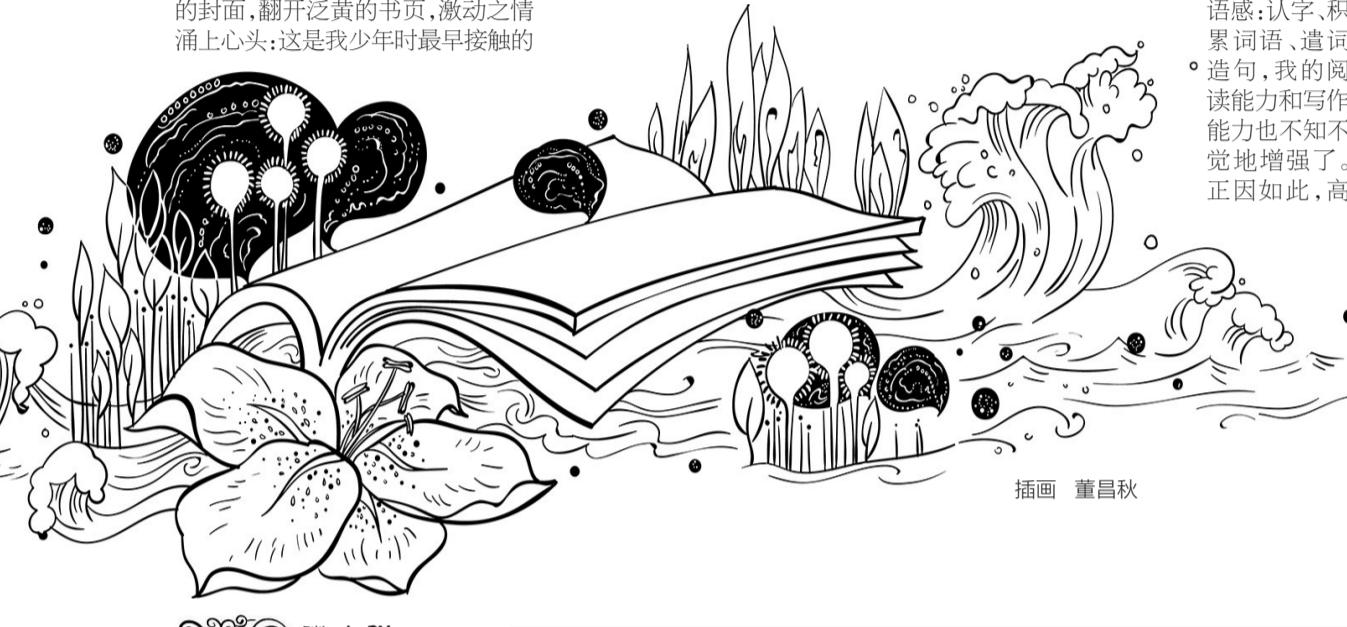
读书,使我的教育生涯变得丰富多彩。读书,帮助我由教书匠转变为合格的教师和称职的学校管理者。

生命的航船需要劈波斩浪,也需要在宁静的港湾憩息和修葺。过了知天命之年,读书与“黄金屋”“颜如玉”的功利心渐行渐远,更多地成了心灵的需要。如物质生命须臾离不开空气阳光一样,读书成了我精

神生命不可或缺的滋养。

正如明朝学者陈益祥所说“流水之声可以养耳,青禾绿草可以养目,观书经理可以养心”,我把读书看作了对情感的过滤透析、对灵魂的涤尘沐浴、对思想的营养补给、对精神的打造升华。烦恼时读书,书是忘忧草,快乐时读书,书是解语花。受伤时读书,书给我送来了慰藉,遭遇挫折时读书,书赋予我坚强。春风得意时读书,书教我淡泊,沉沦低谷时读书,书赋予我激情。无论春夏秋冬、喜怒哀乐,书永远是我的精神寄托。捧起经典书卷,就像隔着时空聆听圣贤大师的教诲,翻开书页浏览,就像与至亲好友喁喁谈心。读卢梭的《忏悔录》,叹服他用赤裸的真诚呈现人的尊严;读梭罗的《瓦尔登湖》,体会他亲近自然的纯洁、回归淡泊的境界;读海明威的《老人与海》,领略“一个人可以被毁灭,但不能被打败”的永不服输的精神……读书,让我能在千百年积淀的优秀文化中浸染,从而摆脱虚荣、贫乏、低俗和浅薄,追求诚信、友善、磊落和仁慈;读书,让我能在人类智慧结晶中吸取营养,从而营造健康阳光、积极向上的生活。

我庆幸一个个因充溢着书香而精彩纷呈的日子,我感恩在书籍的陪伴和引导下奋力前行的人生航程……美好的回忆带来了愉悦的心情,我高高兴兴地携着两本新书告别书屋,走进了蒙蒙的细雨中。



微小说

小秋

孙春平

前几年,我去辽西大山深处支教。那个村庄真是太僻远了。小学校在村东坡岗上,教室倒是不少,但学生只有四五十人,包括一年级到六年级,实际只占用了两间教室,一三五年级一间,二四年级一间。我负责教一三五年级,教二四年级的是位大姐,若不是为了照顾家里卧床的老人,估计她也早离开学校了。我住村里,村主任让一名年轻女老师住村外不放心。眼下的农村,中青年都外出打工了,留守的多是老人和儿童,新常态,不奇怪。

学生少,一方面因为新生儿少,还有就是一些孩子被家长带出了大山。学校不能不办,让孩子们拼校去外村上学又太远,没办法就得拼教室。我的教室里也就20来个学生。我给一年级上课时,三四年级的学生便自习或写作业,要想不嘈杂,只能连哄带吓唬。有时我生气地一摔课本说,你们闹吧,我明天就回城里去!孩子们便立刻安静下来。迎着那一双双无辜的眼睛,我又怎能忍心。

孩子们可吓可吓,耗子们却从不信这一套。教室是几十年前盖的“北京京”,虽然地面铺过水泥,但啮齿类动物的牙齿真是天下无敌,再结实的水泥,岁月一久便成了豆腐渣。时常是大白天的,半尺多长的老鼠便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教室里,甚至跑到讲台上。我这人天生怕鼠,一看见鼠游脚下,难免大惊失色。每到那时,教室里就闹腾起来,胆大的孩子哇哇叫,胆大的男生则抄起扫帚打飞起石块土疙瘩。为这事,我动员学生把家里的猫抱来。可时下乡村里养猫的人家也少,好不容易有学生抱来从亲友家借来的猫咪,那养尊处优惯了的小猫见了老鼠非但不扑不咬,竟从窗口跳出远遁。为这事,我也多次找到村主任,建议他买些鼠夹鼠药。没想

到,村主任摇头苦笑,那

可不敢再

试,你想想看,学生们都不大不小的,真要一眼没照应到,手脚被夹了,或者鼠药被孩子送进嘴里,那问题可就大了。使不得,使不得呀!

有一天放学时,三年级的小秋悄悄留在最后,小声对我说:

“老师,我能打耗子。我家的耗子早被我打绝了。”

我惊讶地看着她。小秋不过十岁,瘦瘦弱弱的一个黄毛丫头,平时不爱说话,学习却努力,她从来不耽误作业。我问她:“你怎么打?”

小秋说:“反正我能打,你一看就知道了。但是,我要夜里打,天黑后我不敢一个人待在教室,

老师能陪着我吗?”

我说:“好,我陪你。但家里能让你夜里一个人出来吗?”

小秋的神色顿时黯然,但只

一瞬,又咧嘴笑了:“我也是一个人吃饭,全家不饿呀。”

唉,又一个留守儿童。

那晚,我把小秋拉到我的住处,给她煮了挂面,还放了两个鸡蛋。返校前,小秋说:“我回趟家,得带上打耗子的武器呀。”

我问:“武器带来了吗?拿出给我看看。”

小秋仍是笑:“暗器不可轻易示人,的别急啊老师。”

那夜,天空高悬圆圆的月亮,教室里铺满了银辉。小秋特意选择这样的夜晚打老鼠,是不

是也为她谋划的一部分呢?

小秋拉我坐在暗处,掰碎一块饼

子撒在脚下,示意我不要出声。果然,老鼠出现了,是两只。我刚要提醒,小秋突然出手,甩出

后半夜,我和小秋同睡在我住处的土炕上。我问,你怎么不跟你爸妈一起去外地呢?小秋说,我爸爸和爷爷下矿出了事故,一起沒了。我妈妈又嫁了人,我可不愿当拖油瓶。我问,那你怎么不跟奶奶一起?小秋说,我奶奶帮叔叔照看孩子呢,我不想让她再为我操心。我再问,是谁教你打秤砣的呀?小秋说,村里的孙爷爷。孙爷爷说,女孩子一人在家,不能没有防身之术。他还说,梁山泊有个好汉,叫没羽箭张清,专用这个办法制敌,老厉害了。老师,我打秤砣的事你可一定要替我保密呀。

我在那个小小山村待了

两年。时至今日,我在街

上看到半大的女孩子,还

不时发呆。小秋也长这么

大了吧,她还好吗?

后半夜,我和小秋同睡在我住处的土炕上。我问,你怎么不跟你爸妈一起去外地呢?小秋说,我爸爸和爷爷下矿出了事故,一起沒了。我妈妈又嫁了人,我可不愿当拖油瓶。我问,那你怎么不跟奶奶一起?小秋说,我奶奶帮叔叔照看孩子呢,我不想让她再为我操心。我再问,是谁教你打秤砣的呀?小秋说,村里的孙爷爷。孙爷爷说,女孩子一人在家,不能没有防身之术。他还说,梁山泊有个好汉,叫没羽箭张清,专用这个办法制敌,老厉害了。老师,我打秤砣的事你可一定要替我保密呀。

我在那个小小山村待了

两年